



陈琼丽 油画

蒋光平

母亲的南瓜地

老家的房前屋后有许多零星的巴掌大小的渣滓地，因不产粮食而被人们闲置了多年。有一天晚上，母亲说：“闲着也是闲着，怪可惜的，现在春季到了，不如咱们把它开垦了种些南瓜茄子什么的吧，幸许还有些意外的收获。”

当时，我们都为母亲的这一冒险计划担心不已，心想这种渣滓地既不肥沃，也不向阳，甚至连草都不怎么长，能有什么收获呢，这不是白费力气吗？可第二天一大早，不听我们劝说的母亲便一个人忙活开了。天还没亮，连早饭都顾不上吃一口的母亲便扛着锄头急切的朝那块荒地走去了。锄草；翻地；施肥，母亲一个人在地里忙得不可开交，等把地里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忙完时，已接近中午时分了。虽然此时母亲早已累得腰酸背痛，但看着那块荒地在自己的耕耘下终于发生了“翻天覆地”般的变化，母亲显得有些兴奋，脸上也不时泛起满足的微笑来。

地是开垦好了，可接下来种什么却还一时谁也拿不定主意。母亲说：“常言道，近栽南瓜远种麻，干脆就种些南瓜吧，说不定以后还能解决一部分口粮呢！”那些年家里的粮食非常的紧张，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每年都有一两个月的缺口接不上。从填饱肚子这一点来说，母亲的栽南瓜的做法是非常的英明且具有现实意义的。于是当天下午，母亲便费尽唇舌，千辛

万苦地在左邻右舍那讨到了二十几粒种子。母亲用纸一层一层的包好，小心地带了回来。然后，极其仔细而又虔诚地把它播在了新垦的地里。我知道，虽是几粒小小的种子，但在当时却承载着母亲及全家人的梦想。

自从下种那天起，母亲便把它们当小精灵般侍弄起来。拔草，浇水，施肥。每天都要在家与瓜地间来回往返几次。在母亲的精心护理下，小瓜苗一天天的越窜越高，越长越壮。不到两月，瓜藤上便结满了纽扣大小的纤弱的小瓜来。每个小瓜头上都顶着一朵含苞未放的花蕾，那花蕾尖尖的象极了顶滑稽的小帽，有了这顶小帽的装饰，于是便让那些憨态可掬的小家伙们愈加可爱起来。看到自己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这可乐坏了忙活了近两月的母亲。于是每天母亲也就朝那块南瓜地跑得更勤了。

那年的南瓜结得异常的好，一个个都水灵灵的长得又大又圆，不久就到了收获的时节。采摘南瓜那天，真是比过年还热闹，全家人都出动了，父亲还专门挑了一副大箩筐连跑几趟也没把那些南瓜挑完。采摘回来的大大小小的几十个南瓜堆满了整间屋子。面对着整屋子的南瓜，全家人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因为我们知道，接下来的两个月的口粮算是有了着落了。从此我们便更佩服起当时母

亲的英明来，决定要跟着她坚定不移地把这条“南瓜路线”走到底。后来的几年，也确是靠着那些不起眼的渣滓地上种出来的南瓜才使我们全家在那艰难的岁月里不至于忍饥挨饿。

后来，农村的生活条件渐渐有了较大的改善，人们再也不缺粮食了。几年的南瓜吃下来让我们个个面黄肌瘦。此时，再面对着那些硬邦邦的南瓜时，忽然有了一种深深的恐惧和厌恶。一个个的大南瓜再也不是什么稀奇的“宝贝”了，全都沦为了喂猪喂牛的廉价饲料。后来，母亲的岁数一年一年的逐渐大了，身体状况也越来越差。我们都曾无数次的劝说母亲不要再种那南瓜地了，说几个破南瓜值不了几个钱，前几年的南瓜早把我们吃怨烦了，现在把它扔到街上都没人要。听到这话，那天母亲狠狠地骂了我们一顿，母亲说我们几个现在的日子好起来了就忘了本。她说那块南瓜地救过咱们的命呢，知道不？有了那次教训后，从此我们再也不敢在她面前提这件事了。每次回家，我们也都会陪着母亲到那块南瓜地上去走走看看，帮助母亲浇浇水，锄锄草什么的。

我们知道，对母亲而言，那块不起眼的南瓜地浇灌了她太多的心血和深情，承载了她太多的希望和荣耀。我想，母亲这辈子终究是无法将那块南瓜地割舍开来的。

陈琼丽

挺进深秋

艳阳高照。秋天一再地深入

到处桂花香扑鼻

气温忽高忽低

懵懂的小乌龟早早冬眠了

背道而驰的大雁，已抵达远方

它们与深秋失之交臂

永远无法领略秋深枫叶的红

银杏叶的黄

以及落叶树，如何慢慢放空自己

这些美到极致的秋色

从远山印入眼帘，照亮村庄的黄昏

一切都是挺进深秋的姿态

丝瓜藤依然沿着老院墙继续攀爬

自顾自开着小黄花

河滩野草成堆，任由枯败

流水日见矮下去，但也不断流

一层一层落叶，覆盖人来人往的道路

千亩桑园的家乡夜晚

薄膜大棚里晃动养蚕人的身影

不放假的田地，延续耕种的作业

挺进深秋，在冬天来临之前

万物都做好了准备

就像从容的命运接受所有的安排

武华民

一片梧叶抵达浅冬

天气越来越冷，满园的梧桐树叶，随风飘飞成大地上的秋衣。

梧桐，是大院绿色的主角。从春到夏，夏后及至秋，梧桐树高大挺拔的躯体上，无数片叶子是她如山的锦衣，满目的浓绿，或随风摇曳，或静如处子，繁若云海。

大院里的梧桐树，经过了移栽、修剪和浇灌，在漫长的日子里，渐渐生长成担当和希望。长大后，伟岸实在，树叶的浓密，厚重热烈，层叠叠障里又不显张扬。风和日丽，枝繁叶茂，擎天立地，拱卫出片片绿荫。这种担当和希望，宽厚与亲切，和时空共存，和大地浑然天成。她把绿色写满天空，让浓密的屏障遮天蔽日。

纵然夏天里骄阳如刀似剑，所向披靡，势不可挡，即使钢铁、混凝土都惧其威严。然而，浓绿厚重的梧桐树叶，一如绿色绵柔的盔甲，瞬间将疯狂的炙热柔化，给大地一片舒适。绿荫所至，阳光退让。偶尔勉强挤进来的一束束炙烤，还幻想着争取些夸张，也被浓密的绿色挤成一地的影影绰绰，留下遍地的

失意和黯然。

秋雨绵绵，树叶沙沙，雨水滴打的韵律像首梦幻曲，和着节拍，抚摸着片刻的宁静。浓密的树叶呼吸着湿风，飘忽着绿色的灵动，生命的乳汁在吮吸里焕发出深沉的力量。水滴，晶莹剔透，穿越斑驳，悄然渗入大地，烟云共生，水天一色。

入夜，树叶在一束束灯火里似醒似睡，斑驳里泛着沉稳的光泽，拥抱着夜幕里的摇摇晃晃，忽明忽暗，或浓绿，或幽暗，斑斓莫测。经历过阳光风雨和阴晴圆缺之后，满院的梧桐叶奉献了如山的希望和浓郁，经过了庄重、热烈，悄然进入到萧条和寂寞里，枝头多了也许空旷和落寞。

寒风一阵阵袭来，那张扬的茂密渐渐不在，清瘦了许多的梧桐树叶，开始渐渐变黄。那种细微的黄，在浓密的绿色里，几乎看不到存在。然而，树叶的叶柄有了些松动，飘落已在酝酿之中。有的开始了脱离，飘落如朦胧的串串诗行。大风渐起，冷冷的空气流，在依然茂密的树叶间快速滑行，高大的绿色屏障

在空中摇曳着。梧叶脱离羁绊，飘飞起来，悄无声息。这些满地金黄色的精灵，翻卷着、飞舞着，堆积成厚厚的一层，铺满大地的怀抱。

梧桐叶子，她那如诗如画的样子，被日子发酵成平淡，消磨成无棱。在两百多个日日夜夜的浓烈绽放里，梧桐树叶坚守在高高的大树上，遮挡过酷热、风雨，抑或是寂寞，用他们的青春奋斗了岁月，便再也没有了遗憾和落寞。

预报气温将继续降低。清晨，一层如诗如画的白霜，悄然覆盖到大地，梧桐树叶多了些憔悴，许多的叶子已悄无声息地飘落到树下。这些奉献了光合作用和茂密的落叶，在即将到来的霜雪里溶化，悄然融入大地，从此天地一脉。或荣或枯，或绿或黄，或在高处，或在尘埃，静若尘埃。冬天，就这样到了。

岁月如洗，生命如歌。待到又一个春暖花开，随风跳动的枝头，又将迎来一个生机勃勃的如梦世界。

人的一生，也大约如此。